

水下考古有了新进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日前，国家文物局在京介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通报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威海甲午沉舰遗址3项重要考古成果。相关专家表示，此次通报的3项水

下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我国近年来在深海考古、古代沉船考古、近现代沉舰考古的重要进展，对于推进水下考古技术研发与突破、甲午海战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以及展现“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具有重要意义。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我国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的明代沉船遗址



出水的珠花瓶和执壶。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我国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的明代沉船遗址，通过海洋物理探测、载人潜水器水下调查以及三维影像和激光扫描记录等，确认两处沉船的保存状况，提取出水瓷器、陶器、原木等近580件（套），实证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也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已提取出水陶器、青花、青釉、青白釉等器物540余件（套），沉船年代大致为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船货以景德镇瓷器为主，推测是从福建或广东出发，前往马六甲等贸易中转站的民间商船。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所处水深约1500米，主要发现大量排列整齐、码放有序的原木堆积，南北长约21米，东西最宽约8米。目前已提取出水原木、瓷器、陶器、螺壳、鹿角等遗物30余件，沉船年代大致为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推测是从马六甲等贸易中转站，运载乌木等货物，返航中国的民间商船。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 实现了低能见度水下考古精细化发掘



工作人员精细发掘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圣杯屿海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2023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和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圣杯屿海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2023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和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

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浩介绍，沉船遗址水深约30米，主体区域残存有木质船体和成摞摆放的船货堆积，范围约300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沉船船体残长约16.95米，残存9道隔舱板和10个船舱，单层板结构，发现桅座、龙骨板、龙骨补强材以及舵龙骨等船体构件。发掘出水文物标本约1.72万件，主要为龙泉青瓷和陶罐、铅锤、印章等船

上生活、航海相关文物。其中龙泉青瓷数量达到1.71万余件，器形包括碗、盘、碟、盂、洗、钵、香炉和高足杯等，年代为元代晚期，为典型的外销贸易瓷。结合温州朔门古港的考古发现，推测该沉船可能是从温州港出海前往东南亚的民间贸易商船。

威海甲午沉舰遗址 发现有“来远”水手姓名的身份木牌

说到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工作，2013年是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山东、辽宁两省的文博单位，持续开展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工作，在黄海北部甲午海战主战区确认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

完整舰体，仅存的遗物呈散落分布状态。发掘出水文物包括船体构件、船员生活用品和武器弹药等，结合遗物种类能判断原舰体的艏、舦及艉部等位置。其中，定远舰于艏部主炮区发现并成功提取整块重达18.7吨的防护铁甲板；致远舰于舦部发现2箱完好的37毫米哈乞开司炮弹、舦部发现1枚210毫米主炮开花弹；来远舰发现篆刻有“来远”银勺、2块写有“来远”水手姓名的身份木牌。

“2017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威海湾原北洋海军基地附近，通过水下考古调查结合造船档案和战争档案等研究，陆续发现定远、靖远、来远三舰，取得了重要收获。”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春水说。

相关专家表示，甲午沉舰系列考古工作探索总结了一套实践可行的近现代沉舰考古与保护工作方法，填补了中国海域近现代沉舰水下考古的空白。系列水下考古成果对于推进甲午战争研究、沉舰遗址原址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写有“来远”水手姓名的身份木牌。

本文配图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李炳仁（右）和刘尚平两位老人在参观“圆明园石柱回归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流失海外圆明园石柱 重回故里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回归之路

圆明园的百年沧桑、文物聚散，牵动着国人心中，流失文物的下落和归属最为大众瞩目。7件石柱文物回归原属地——圆明园，是继马首铜像之后，又一批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这些石柱回归祖国，经历了曲折又漫长的过程。

2013年8月，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怒波应邀参观挪威卑尔根科德博物馆，发现展出的圆明园石柱，当即表达了希望圆明园石柱回家的愿望。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怀揣爱国之情以及对母校北京大学的深情厚谊，黄怒波决定推动石柱回到中国，存放于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行展览。经反复商议，科德博物馆内部就石柱回归一事达成一致意见。

同年10月，科德博物馆馆长爱兰德带领科德博物馆基金会成员应邀访问北京大学、中坤集团和圆明园。11月，北京大学相关专家及中坤集团代表访问科德博物馆，初步判断科德博物馆馆藏石柱疑似源自圆明园的石构件。12月，经过多次沟通，中坤集团、北京大学及科德博物馆签署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将7根石柱运回中国，并合作开展文化交流活动。2018年4月，挪威文化部审核批准了科德博物馆关

于该批石柱文物的出境许可，同意将石柱归还中国。

2019年10月，国家文物局积极协调北京大学和中坤集团，推动将该批石柱存放在圆明园或其他具有文物进境免税资格的博物馆。2020年9月，为促成石柱尽快回到中国，北京大学委托中坤集团全权负责7根石柱的运输等相关工作。

2023年3月至6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推动，海关总署密切配合，在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天津管理处等多方共同努力下，7根石柱以“文物”名义顺利入境。6月20日，7根总重超过2.6吨的石柱安全运抵北京，21日于圆明园完成文物点交入库。

历经百年辗转，几经周折，7根石柱终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石柱真容

此次回归的石柱均为汉白玉材质，通高约80—92厘米，立面有雕花造型，品相较好，推测均来自西洋楼遗址区。这些石柱正面纹饰以西番花、贝壳纹等西洋雕花为主，侧面花瓶内花束则以具有吉祥寓意的牡丹、玉兰、荷花、菊花等中国传统花卉为主，圭角卷云纹、开窗的海棠线雕刻方式等亦与中国古建筑柱、栏板相同，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文化内涵。

石柱运抵圆明园点交时的照片。



关于回归石柱的专家咨询会现场照片。



2023年6月30日，国家文物局组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开展实物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7件文物为汉白玉质地，工艺精湛，浮雕雕刻花卉、缠枝几何纹饰，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因素。其质地、纹饰均可与现存圆明园西洋楼遗址的文物对照。该组文物保存较完整，略有风化痕迹，据工艺、纹饰和材质情况，可定为真品。该组文物原存于科德博物馆，该博物馆旧藏中有大批民国时期文物。原所有者于民国时期曾长期在中国工作，该组文物应为其在此时期获得并流出中国。”

目前，在圆明园天心水面石质文物展示区、残雕沉基石质文物展示区及西洋楼多个遗址中，均展示有造型丰富、纹饰多样的圆明园石柱文物。这些残留的石柱见证了圆明园历史的辉煌，也经历过苦难悲情的过往，更寄托了中华儿女对于文化兴、国运兴的美好愿景。

通过回归石柱与现存石柱对比可发现，这7根回归的石柱，整体造型统一而细节有别，其纹饰、形制与圆明园现存部分石柱的纹饰、形制十分相似。

当时用途

这7根回归的石柱在当时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相关专家表示，圆明园西洋楼建筑以木质梁柱为基础，通过

用砖砌筑内墙，外部包以汉白玉等石材的方法建造。其建筑主体仿西方巴洛克风格建造，常在建筑上设立石柱作为望柱或栏杆连接物使用，同时还具有装饰的作用。两侧没有雕花的石柱应为建筑上的联排装饰物，两侧饰有花瓶或花纹的石柱则用于楼梯或楼层平台栏杆部分，花瓶的样式则是配合栏杆形制雕刻而成。

比如原编号为VK4727的石柱高87厘米，宽49厘米，重约342千克。此石构件为雕西洋花建筑构件，汉白玉质地，造型为长方体。相邻两面开光内均刻有西洋式装饰图案，另两相邻面雕刻立体花瓶内插玉兰花朵，圭角有雕花。据此推测可能原位于两段垂直栏杆的交接处。

在展览中，还专门介绍了“铜版图里的石柱”——在现存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西洋楼铜版图中，可见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养雀笼、远瀛观等均使用了较多的石柱，这些石柱分布于庭院、喷泉池边、楼梯、楼层平台等处，发挥着实用、审美的价值。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7根石柱的回归，为圆明园文物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展览展示谱写了新的篇章，也为新时代社会力量投身流失文物返还工作创立了新模式，开辟了新路径。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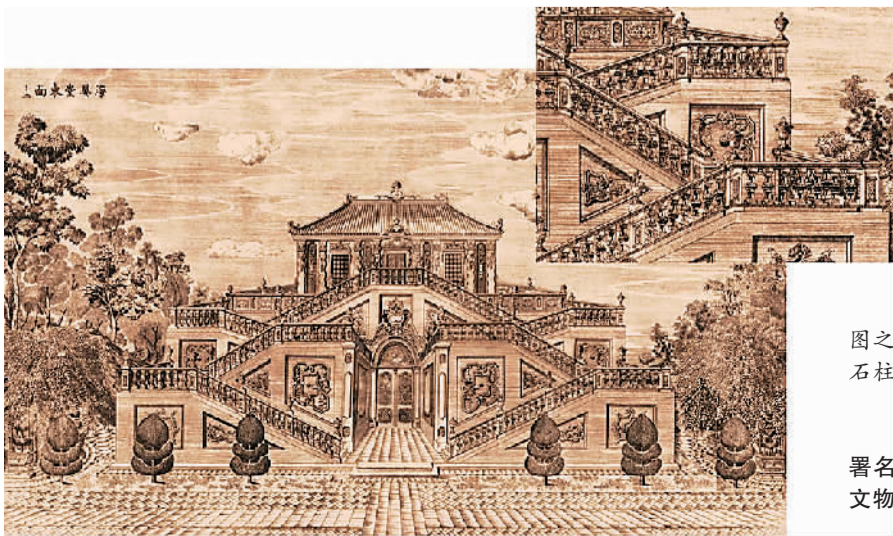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促进了多批次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在此次7根石柱回归过程中，社会力量慷慨奉献、主动作为，高等院校热心支援、建言献策，抓住海外收藏单位相向而行、释放善意的有利契机，国家多部门统筹协调、保驾护航，保护机构尽心履职、勇于担当。各方密切合作，历经10年，最终促成石柱回到原属地。



圆明园天心水面石质文物展区。

目前，中国与157个国家签署文化、文物、旅游合作协议，与25个国家签署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政府间协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37批次、1800多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涉及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埃及、土耳其，以及港澳台等13个国家和地区。

链接



西洋楼铜版图之海晏堂东西石柱使用场景。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